

社會地位與人口成長的關係

——以清代兩個滿洲家族為例

賴 惠 敏

摘 要

鈕祜祿氏原先累世居住長白山，始祖索和濟巴顏以資雄於鄉，第五世阿靈阿巴顏時移居英萼谷。明萬曆年間鈕祜祿氏的第七代額亦都投效努爾哈齊麾下，以攻城略地臨戰驍勇獲得世襲公爵。額亦都諸子助皇太極一統東北，又隨順治帝入關打敗流寇，功績厥偉，爵賞褒封更爲豐富。鈕祜祿家族在清代有十個世襲佐領和八個世職，其中包括三個公爵、一個伯爵、一個子爵、兩個輕車都尉、一個騎都尉。此等殊榮在清代被列爲「八大家」之一。凡尙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皆以八族爲最。鈕祜祿氏成爲皇室選婚對象，較顯貴的有康熙帝之孝昭仁皇后、雍正帝之孝聖憲皇后、道光帝之孝穆成皇后，其他嬪妃人數尙不少。鈕祜祿氏的榮華富貴程度，連清代文學鉅著紅樓夢所描述的賈府，不論是世襲爵位或選妃都難以比並。

他塔喇氏祖先世居安褚拉庫。努爾哈齊時代，族長羅屯率眾八百戶來歸，被編爲二佐領，居住寧古塔一帶。至康熙十年吉林始設協領，派遣寧古塔七百名士兵移駐吉林，吉林他塔喇氏始遷祖貝楞額，隸屬鑲紅旗佈特哈牛系，居住在吉林城北的大唐家屯。他塔喇氏在滿洲家族中地位並不顯赫，而且其家譜記載人口資料不多，然利用有限的資料仍可看出清朝滿洲家族因社會地位差異所呈現人口發展之區別。

本文論述重點，首先探討兩家族發展的歷史背景及其地域分佈，從城居和鄉居的角度觀察其族羣居住的狀況。其次，利用鈕祜祿家譜的生卒資料，分析其在人口史上所呈現意義。再者，爲比較滿洲權貴家族與平民身份在婚姻和生育死亡諸現象的差異，又以他塔喇氏家譜的生卒等資料，討論其與鈕祜祿家族在人口動態上的區別。

社會地位與人口成長的關係 ——以清代兩個滿洲家族為例

賴惠敏

- 一、前言
- 二、兩個滿洲家族形成的歷史背景與地域分佈
- 三、兩個滿洲家族的人口研究
- 四、結論

一、前 言

近二十年來，劉翠溶教授、李中清教授、Ted A. Telford教授等，他們運用新的人口學分析方法，研究明清時期的人口動態。然而，受到族譜資料的限制，研究對象也集中在漢人家族。^①對滿洲人口成長的狀況到目前為止研究成果並不多，^②

* 本文撰寫期間，承蒙國家科學委員會資助，特此致謝。並感謝周碧華、劉秀櫻兩位小姐幫忙完成資料整理工作。承蒙沈懷玉小姐惠贈他塔喇氏家譜一冊，王樹槐先生和林滿紅女士提供寶貴意見，爰在此一併致謝。

- ① 劉翠溶，「明清時期長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人口動態」，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臺北，1981），頁817-848。
——，「明清人口之增殖與遷移——長江中下游地區族譜資料之分析」，收入許倬雲等編，第二屆中國社會經濟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3），頁283-316。
——，「河北三家族的人口特徵」，第四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會議記錄（臺北，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1989）頁61-98。
——，「生育和死亡的季節性，明清家族的例證」，第六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
——“The Demography of Two Chinese Clans in Hsiao-shan, Chekiang, 1650-1850.” in Wolf and Hanley, eds. *Family and Population in East Asian Histo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85) pp. 13-61.
James Lee & Robert Y. Eng. “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th Century Manchuria: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 1774-1798.” *Ching-shih Wen-ti*, 5, 1, pp. 1-54.
Telford, T. “Patching the Holes in Chinese Genealogies: Mortality in the Lineage Population of Tongcheng County, 1300-1880.” *Late Imperial China*, 11, 2, pp. 116-136.
- ② 參見李中清、劉素芬，「清代宗人府玉牒檔案介紹」，第六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頁1-37。

主要是因滿洲族譜較少，且滿人不太記載生卒年代所致。近年來由於大陸第一歷史檔案館逐漸開放典藏史料，其中包括滿人家譜和各種戶口冊；另外遼寧大學歷史系也積極搜集滿人族譜，有部份且已出版，提供了滿人人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

在清代設立的八旗制度中，將社會階層劃分得相當清楚，王公貴族、官員、壯丁、奴僕等身份是世襲的，王公貴族和部份官員有世爵、世職，甚至耕種莊園的莊頭和戶下人也世代相承。爲了方便社會控制，清政府要求受任人員提出譜系證明身份，因此滿人修譜風氣不遜於漢人。最初滿洲人修譜，不免寓有清正家道、顯貴門第的用意，而今卻成爲吾人探討滿人宗族制度、婚姻制度、人口興衰、遷徙等問題的極佳史料。本文擬利用哈佛燕京圖書館原藏的鈕祜祿氏家譜，與新近出版的吉林他塔喇氏家譜爲基本史料，探討滿洲社會人口問題。

鈕祜祿氏原先累世居住長白山，始祖索和濟巴顏以賞雄於鄉，到第五世阿靈阿巴顏時移居英萼谷。明萬曆年間鈕祜祿氏的第七代額亦都投效努爾哈齊麾下，以攻城略地臨戰驍勇獲得世襲公爵。額亦都諸子助皇太極一統東北，又隨順治帝入關打敗流寇，功績厥偉，爵賞褒封更爲豐富。鈕祜祿家族在清代有十個世襲佐領和八個世職，其中包括三個公爵、一個伯爵、一個子爵、兩個輕車都尉、一個騎都尉，此等殊榮在清代被列爲「八大家」之一。凡尙主選婚，以及賞賜功臣奴僕，都以八族爲最。^③鈕祜祿氏成爲皇室選婚對象，較顯貴的有康熙帝之孝昭仁皇后、雍正帝之孝聖憲皇后、道光帝之孝穆成皇后，其他嬪妃人數尚不少。鈕祜祿氏的榮華富貴程度，連清代文學鉅著紅樓夢所描述的賈府，不論是世襲爵位或選妃都難以比並。

他塔喇氏祖先世居安褚拉庫。努爾哈齊時代，族長羅屯率眾八百戶來歸，被編爲二佐領，居住寧古塔一帶。至康熙十年吉林始設協領，派遣寧古塔七百名士兵移駐吉林，吉林他塔喇氏始遷祖貝楞額，隸屬鑲紅旗佈特哈牛余，居住在吉林城北的大唐家屯。^④他塔喇氏在滿洲家族中地位並不顯赫，而且其家譜記載人口資料不多，然利用有限的資料仍可看出清朝滿洲家族因社會地位差異所呈現人口發展之區別。

本文論述重點，首先探討兩家族發展的歷史背景及其地域分佈，從城居和鄉居的角度觀察其族群居住的狀況。其次，利用鈕祜祿家譜的生卒資料，分析其在人口史上所呈現意義。再者，爲比較滿洲權貴家族與平民身份在婚姻和生育死亡諸現象的差異。又以他塔喇氏家譜的生卒等資料，討論其與鈕祜祿家族在人口動態上的區

^③ 昭璉，璉亭雜錄（臺北，弘文館出版社，1986），卷 10，頁 316。

^④ 魁陞，吉林他塔喇氏家譜（長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頁 34。

別。

本文僅為滿洲家族之一初步研究，所引用資料以鈕祜祿氏、他塔喇氏家譜為主，再加上第一歷史檔案館出版的內務府檔案和其他官方史料，以及近年來大陸學者的研究論文。

二、兩個滿洲家族形成的歷史背景與地域分佈

1. 鈕祜祿氏的興起

鈕祜祿氏原是居住長白山的一個部落，資產頗為雄厚。^⑤其家譜所記載的第四代薩爾都巴圖魯遷居烏勒山、第五代的阿靈阿巴顏又遷徙到英萼谷。阿靈阿巴顏有兩子，其次子都陵額一家被英萼谷當地部族所殺害，僅遺年少的額亦都倖免於難。^⑥額亦都後來跟隨努爾哈齊統一建州女真，驍勇善戰，屢建奇功，忠心效勞，深受信任，封為五大臣之一。

額亦都主要戰功在協助努爾哈齊統一女真各部落，首先是參加統一蘇克素滸河部即努爾哈齊家族所在地的戰爭。不久，額亦都又率兵攻色克濟城，乘敵不備取之。隨後又攻舒爾格布占城，額亦都率先登城且拔之，榮獲努爾哈齊賜與城中之物。^⑦兩年後（1587）額亦都率兵征哲陳部巴爾達城，額亦都先登城，身被肉創五十餘處，殊死戰不退，卒拔其城而還。^⑧

努爾哈齊統一建州女真，引起居住海西江流域的女真人憂慮。海西女真包括扈倫四部，即葉赫、哈達、輝和、烏拉四部等。一五九三年，努爾哈齊欲統一海西女真，葉赫等九國合兵三萬，分三路抵擋，努爾哈齊率軍至古勒山，葉赫貝勒布賽金臺石，蒙古科爾沁部落貝勒翁阿岱，明安貝勒莽古思復併力合攻。努爾哈齊兵力有限，將士面臨敵國大兵皆裹足不前。在這危急時刻，努爾哈齊命額亦都領一百名士兵率先攻敵。結果，葉赫布賽貝勒墜馬，為額亦都麾下所殺。努爾哈齊乘勢領軍進攻，大敗九國聯軍，明安貝勒兵敗而逃，又生擒烏喇貝勒布占泰。^⑨

在統一海西女真之後，努爾哈齊亦逐步併吞東海女真，即居住在烏蘇里江以東濱海地區。東海女真有三部，分別是兀集部、瓦爾喀部、庫爾喀部。一六一〇年，額亦都被派前往征討兀集部，他僅率千人取下那木都魯、綏分、寧古塔、尼馬察四

⑤ 愛必達，衍慶錄（臺北，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刊本），卷 10，頁 1。

⑥ 鈕祜祿氏家譜（哈佛燕京社原藏，朱絲欄本，嘉慶三年修），勳績上，頁 14。

⑦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滿文老檔（北京，中華書局，1990），第一冊，頁 9-12。

⑧ 清太祖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64），丁亥年，卷 2，頁 6。

⑨ 鈕祜祿氏家譜，頁 16；太祖實錄，癸巳年，卷 2，頁 13-18。

個部落，其首領康果里等九人舉家遷至建州。額亦都回程順路攻取雅攬部，即今海參威，共俘獲萬人以歸。次年冬，額亦都與達爾漢轄、和何里率兵二千，征伐東海虎爾哈路。但虎爾哈路的軍民不肯投降，額亦都等圍城三日後，攻入城中，斬首千人俘擄兩千。同時，額亦都又招撫附近諸部落，俘五百戶以歸。又與順科落巴圖魯率兵攻取馬根單、花豹衝、三岔兒堡，獲勝。^⑩

繼努爾哈齊之後，皇太極對蒙古、黑龍江、朝鮮和明朝展開戰爭。在這些戰役中都可以看到額亦都諸子效命沙場，且功勞卓著終能保住世襲罔替的殊榮。其中最重要的是參加松錦戰役，額亦都的三個兒子伊爾登、圖爾格、遏必隆奮勇殺敵，獲得皇太極獎賞。崇德六年，伊爾登隨鄭親王濟爾哈朗錦州城，明總督洪承疇以兵十三萬來援，滿洲諸將見敵眾我寡相顧愕眙不敢進擊，立營在錦州城南。濟爾哈朗派右翼八旗進攻明軍，結果兩紅旗及鑲藍旗營地為敵所奪。獨伊爾登率侍衛軍及四旗護軍奮勇前進，深入敵圍中作殊死戰。伊爾登身中創傷三處，戰馬也因死傷之故而四度更換。伊爾登奮不顧身的進攻，皇太極獎賞他白銀四百兩。^⑪

面對強敵，清軍勢不能當，濟爾哈朗急報請求皇太極派兵支援。皇太極親率大軍到錦州前線，陳兵於松山、杏山之間。而洪承疇軍隊也正由乳峰山移營松山，明總督曹變蛟欲利用夜裏突擊皇太極營，圖爾格、遏必隆與大臣錫翰等監守後營門，壘力戰死十餘人，曹變蛟負傷遁走。^⑫ 正當明軍要逃亡寧遠之際，皇太極又命山伊爾登等在松山和杏山間的高橋設伏，以待明軍。伊爾登甫出軍營便遇上自杏山潰遁的士兵千餘人，隨即斬之。至高橋又遇杏山步騎兵六百人，亦盡俘斬之，皇太極復賞銀兩百。^⑬ 圖爾格又隨豫親王多鐸設伏，敗吳三桂兵於高橋。^⑭ 經過這次松錦大戰後，明朝在關外領土僅剩寧遠一孤城，一些有名將領如洪承疇、祖大壽等人皆已降清，整個局勢對清人相當有利，因此皇太極特別嘉勉伊爾登功勞，恩詔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遏必隆得優賞。^⑮

努爾哈齊統治時，立議政五大臣，即費英東、額亦都、何和理、扈爾漢及費揚古，凡軍國重務皆命贊決。^⑯ 天命元年（1616）努爾哈齊以皇太極、代善、阿敏、

^⑩ 鈕祜祿氏家譜，頁 19；太祖實錄，丁未年，卷 3，頁 12-16；太祖實錄，辛亥年，卷 3，頁 18。

^⑪ 滿洲名臣傳（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 6，頁 16-17。

^⑫ 滿洲名臣傳，卷 2，頁 11-12，卷 7，頁 2。

^⑬ 滿洲名臣傳，卷 6，頁 15-18；鈕祜祿氏家譜，頁 7。

^⑭ 滿洲名臣傳，卷 2，頁 12。

^⑮ 滿洲名臣傳，卷 15，頁 9-10。

^⑯ 昭礎，嘯亭雜錄，卷 2，頁 43。

莽古爾泰爲四大貝勒，與五大臣共議國政。^⑰天命七年（1622）努爾哈齊命八位子侄爲和碩貝勒，此八位議政有權廢立國汗，決定治國方針。由議政王與大臣所組成的政治體制是議會政治。由此可見努爾哈齊不但個人地位顯赫，且整個家族形成統治中心，五大臣地位隨而降低。

等到皇太極即位時，對「有人必八家分養之，地土必八家分據之」的政策頗爲不滿，便逐步限制四大貝勒權勢。他任命了八位議政大臣，並給予固山額真職稱，避免八位和碩貝勒壟斷軍政、司法大權。其中，鑲白旗固山額真爲額亦都三子車格爾。又設十六大臣出兵駐防，以時調遣，及審理詞訟。額亦都的兩個兒子圖爾格、伊爾登任鑲白旗大臣。^⑱八大臣與八位和碩貝勒組成議政王大臣，他們在會議中討論政權建置、出師征伐、重大禮儀、親王婚事，及復審法司所議罪。^⑲皇太極須集眾宗藩商議，而量加采擇。崇德二年（1637），命固山貝子尼堪、羅托等，參與議國政事。每旗各設議政大臣三員，以超哈爾等二十餘人任之。^⑳超爾哈爲額亦都十三子。皇帝認爲向來議政大臣，或出兵，或在家，有事咨商，人員甚少。故增設議政大臣，其職務爲諍諫皇帝，育養八旗人口，及撫卹順新之民。

當皇太極去世時，諸王間互相爭奪王位，其中以皇太極長子豪格和努爾哈齊十四子多爾袞勢力最大，兩黃旗大臣欲擁立豪格爲君，而多爾袞與阿濟格、多鐸擁有兩白旗，成爲爭皇位有力者。圖爾格、索尼、圖賴、錫翰、鞏阿岱、鰲拜、譚泰、塔瞻等八人，前往肅王豪格家中，私相計議，言欲立肅王爲君，以今上爲太子。所謂今上是指福臨。而且，圖爾格與白旗諸王素有罅隙，傳三牛余下護軍，備甲冑弓矢護其門。^㉑在這劍拔弩張的局面下，產生折衷辦法是擁立皇太極九子福臨爲帝。多爾袞雖沒當上皇帝，卻擁有攝政職權。順治五年（1648）多爾袞以微罪爲口實，將豪格監禁致死。^㉒當初支持豪格的大臣便分兩派，一派爲多爾袞所拉攏，如鞏阿岱、錫翰、譚泰等。另一派則與多爾袞針鋒相對，如圖爾格、鰲拜、圖賴等。圖爾格於順治二年被譚泰所殺，死後譚泰復將其墓盡行折毀。^㉓鈕祜祿氏特別支持皇太極諸子繼承王位，可能是額亦都之女嫁給皇太極緣故。^㉔

⑰ 清太祖實錄，卷 5，頁 1-2。

⑱ 清太宗實錄卷 1，頁 11-12。

⑲ 孫琰，「清初議政大臣會議的形成及其作用」，社會科學輯刊，1986 年，4 期，頁 60-66。

⑳ 清太宗實錄，卷 34，頁 23-27。

㉑ 清世祖實錄，卷 38，頁 3。

㉒ 參見王思治，「多爾袞攝政後滿洲貴族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中國史研究，1985 年，期 4，頁 117-126。

㉓ 清世祖實錄，卷 59，頁 16。

㉔ 額亦都之女被封元妃，見清列朝后妃傳稿（臺北，明文書局，1985），傳上，頁 49。

正是由於索尼、鰲拜、圖爾格、圖賴、遏必隆等兩黃旗大臣的果斷行動，才使得擁立睿親王多爾袞的計劃徹底破壞，年方六歲的幼童福臨順利登基，讓皇太極的子孫得以繼承皇位，索尼、鰲拜和遏必隆等人是順治帝忠心耿耿的大功臣。^{②⑤}多爾袞執政期間，索尼、鰲拜、遏必隆三人並不依附他，繼續效忠福臨。多爾袞大發雷霆，將索尼革去官職，鰲拜降罪，遏必隆被藉沒家產之半，革其二等輕車都尉世職。^{②⑥}遏必隆獲罪是因圖爾格子科布梭訐其與白旗諸王有隙，設兵護門事。科布梭自己乃獲得多爾袞提拔，承襲圖爾格的三等子爵。等到順治親政後，皇帝感於三位大臣忠貞，一一將他們復職。反之將多爾袞的黨羽治罪，科布梭亦獲罪，所襲爵位令遏必隆併襲，^{②⑦}晉一等公，任議政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加少傅兼太子太傅。

由於順治帝飽受親王攝政之苦，遂於親政後創輔政大臣制。^{②⑧}於是過去宗室王公貴族輔治國政的地位因而動搖，異姓勳舊大臣執掌軍國大權。至順治十八年，皇帝臨終前指定玄燁為帝位繼承人，並命四位內大臣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為輔臣。遺詔上說：伊等皆勳舊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盡，保翊幼主，佐理政務，布告中外，咸使聞之。^{②⑨}由此可見順治改變過去王公貴族商議皇位繼承的方式，直接由皇帝指定繼承人，顯示其皇權提高。而設立輔政大臣的制度，避免軍國大臣淪落諸王手中，此即表示宗室諸王權勢逐漸下降，異姓大臣職權上昇。

康熙六年(1667)，晉升輔政大臣爵職，遏必隆被加封一等公爵，並以其長子法喀襲原授的一等公爵。但在這同時，康熙帝年紀已稍長，有感於諸輔政大臣擅權，尤其鰲拜專橫跋扈，威脅皇帝權威，便在兩年後捉拿鰲拜，革職削爵，籍沒家產。遏必隆也被列為黨羽之一，其罪名為「明知鰲拜之惡而緘口不語。」^{③⑩}意為遏必隆因循瞻顧，故坐罪論死，後來皇帝下諭旨寬宥之。

不過，鈕祜祿氏並不因遏必隆結黨一事而衰微，主要是康熙冊立孝昭仁皇后，遏必隆正是皇后的父親。遏必隆諸子如法喀、殷德、阿靈阿皆為康熙朝大臣。自此後，鈕祜祿氏受恩於外戚之故。如雍正十二年，皇帝因推孝昭仁皇后恩，進訥親為一等公，訥親是殷德次子。^{③⑪}又如雍正帝之孝聖憲皇后是乾隆生母，在乾隆帝即位

^{②⑤} 周遠廉，清代八旗王公貴族興衰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頁 202。

^{②⑥} 滿洲名臣傳，卷 7，頁 3。

^{②⑦} 同上。

^{②⑧} 參見王思治，「康熙帝繼位與四大臣輔政的由來」，史學月刊，1986 年，6 期，頁 35-42。

^{②⑨} 清世宗實錄，卷 144，頁 5。

^{③⑩} 滿洲名臣傳，卷 7，頁 4。

^{③⑪} 趙爾巽，清史稿（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301，頁 10441。

後，追封其外祖父凌柱爲一等承恩公，凌柱原本僅四品典儀官而已。^②鈕祜祿氏與皇室結親的次數見表一。

表一 鈕祜祿氏與清皇室姻親關係表

第七世	額亦都	娶努爾哈齊四女和碩公主
第八世	額亦都之女	適皇太極封元妃
	圖爾格	娶努爾哈齊四女和碩公主
第九世	遏必隆	娶英郡王阿濟格之女郡王
	圖爾格之女	適固山貝子尼堪
	遏必隆之女	適康熙皇帝封孝昭仁皇后
第十世	遏必隆之女	適康熙皇帝封溫僖貴妃
	凌柱之女	適雍正皇帝封孝聖憲皇后
	阿靈阿之女	適果親王允禮封福晉
第十一世	愛必達之女	適乾隆皇帝封順妃
第十二世	布彥達賚之女	適道光皇帝封孝穆成皇后
第十三世	恭阿拉之女	適嘉慶皇帝封貴妃

資料來源：愛新覺羅家譜；鈕祜祿氏家譜

皇后的兄弟侄子，爲國戚之故，受皇帝信賴委以要任，封授爵職，變成新貴。皇帝任用國戚的兩種途徑，第一是委之地方之總督、巡撫之大員；第二是參與軍政要務，或統兵出征，然後按軍功賜爵。殷德長子策楞就是一例，他在乾隆初年當過兩廣總督、川陝總督等職，十九年授定邊左副將軍，討伐準噶爾。^③ 訥親也因貴戚勳舊之故，被任命爲鑲白旗滿洲都統、領侍衛內大臣、協辦總理事務等職。乾隆十三年，大金川土司莎羅奔叛變，授訥親爲經略大使，率禁旅出視師。^④ 殷德四子愛必達襲勳舊佐領，於乾隆九年署江蘇布政使，兼管織造及潯墅關事務。不久擢升江西巡撫、浙江巡撫、貴州巡撫等職，到乾隆二十年擢爲雲貴總督。^⑤ 殷德五子阿里袞由二等侍衛授總管內務府大臣，乾隆二十一年佐助定西將軍達爾黨阿，平準噶爾阿睦爾撒納之亂。達爾黨阿爲阿靈阿之子，與阿里袞是從兄弟關係。^⑥

^② 孝聖憲皇后，爲四品典儀凌柱之女，在母家居承德城中，家貧無奴婢，十三歲時入京，選入皇子允禛雍邸。最初她只是侍女身份，有一年夏天雍親王被時疾御旨者多不樂住，孝聖奉王妃命旦夕服事維謹，連五六旬，雍親王疾大瘳，遂得留侍，生高宗於雍和宮。見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108。

^③ 趙爾巽，清史稿，卷 314，頁 10690。

^④ 趙爾巽，清史稿，卷 301，頁 10441-443。

^⑤ 清代河臣傳（臺北，明文書局，1935），卷之二，頁 103-106。

^⑥ 滿洲名臣傳，卷 38，頁 57。

這些出身於貴族世家子弟，極受皇帝的寵信和栽培，佐理國政猶可勝任，但率軍出征往往臨陣退縮，貽誤軍機，萬萬不及其祖先額亦都負傷血戰的精神。訥親被派征剿大金川時，下令將士三日攻取莎羅莽的住寨，結果進攻失敗，官兵嚴重傷亡。訥親自此膽怯畏戰，每臨戰時避於帳房中，人皆笑之。乾隆帝責怪訥親未恪遵祖志，苦練騎射，一遇敵我廝殺時，往往蒼惶失措，束手無策。便於十四年下旨誅殺訥親，削其爵位。^⑳另外，達爾黨阿在追剿阿睦爾撒納時，因循觀望坐失事機，其追阿睦爾撒納相距近一二里，敵軍不及馱載，故遣人假托說等待其汗阿布賚至，即便送阿睦爾撒納來。達爾黨阿信以為真，按兵等待，卻讓阿睦爾撒納脫逃。^㉑達爾黨阿遭革公爵處分，由阿里袞襲爵位。^㉒

鈕祜祿氏為清皇室的佐命功臣兼姻親，所以早在順治入關時，獲賜宅第定居北京城內的寬街，位在皇牆東北角，北安門之東。^㉓只有少數族人住在承德和盛京。^㉔然而住在北京城的族人，像其它八旗家族一樣，經歷康雍乾三朝盛世，人口急劇增加。乾隆朝大臣赫泰云：「試取各家譜牒徵之，當順治初年到京之一人，此時幾成一族，則生齒之繁衍可知。當日所給之房地是量彼時人數而賞者，以彼時所給之房地養現今之人口，是一分之產而養數倍之人矣。」^㉕清政府為解決八旗的房地和糧餉問題，便派京旗前往東北拉林等地移墾，^㉖；另一方面，清朝為了防止俄國勢力入侵，加強駐防吉林和黑龍江的駐防。^㉗在清朝遷徙政策之下，鈕祜祿氏部份族人被選為八旗兵丁，派往軍事重地駐防。同時，清廷規定兵丁移駐時可以攜家帶眷，所以士兵往往數代居住邊地未返。鈕祜祿氏族人被派往的駐防地點有開原、綏遠、黑龍江、拉林、密雲、涼州、寧古塔、伊犁、西安等地。其中以駐防開原的人數最多，有四十八人，其次是西安和拉林各十二人。對鈕祜祿氏而言，族人被派往外地駐防，可舒緩族內人口膨脹所引發的經濟問題。然而，族人分佈的地域廣泛，可能數代之後逐漸失去連繫，影響人口成長。

2. 他塔喇氏分佈的地區

吉林他塔喇氏家譜大約修於光緒三十三年，共有十五代。他塔喇氏祖先世居安

^⑳ 滿洲名臣傳，卷 41，頁 58-63。

^㉑ 滿洲名臣傳，卷 38，頁 59。

^㉒ 李桓編，國朝耆獻類徵初編（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 27，頁 17。

^㉓ 見朱一新，京城坊巷志稿（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卷上，頁 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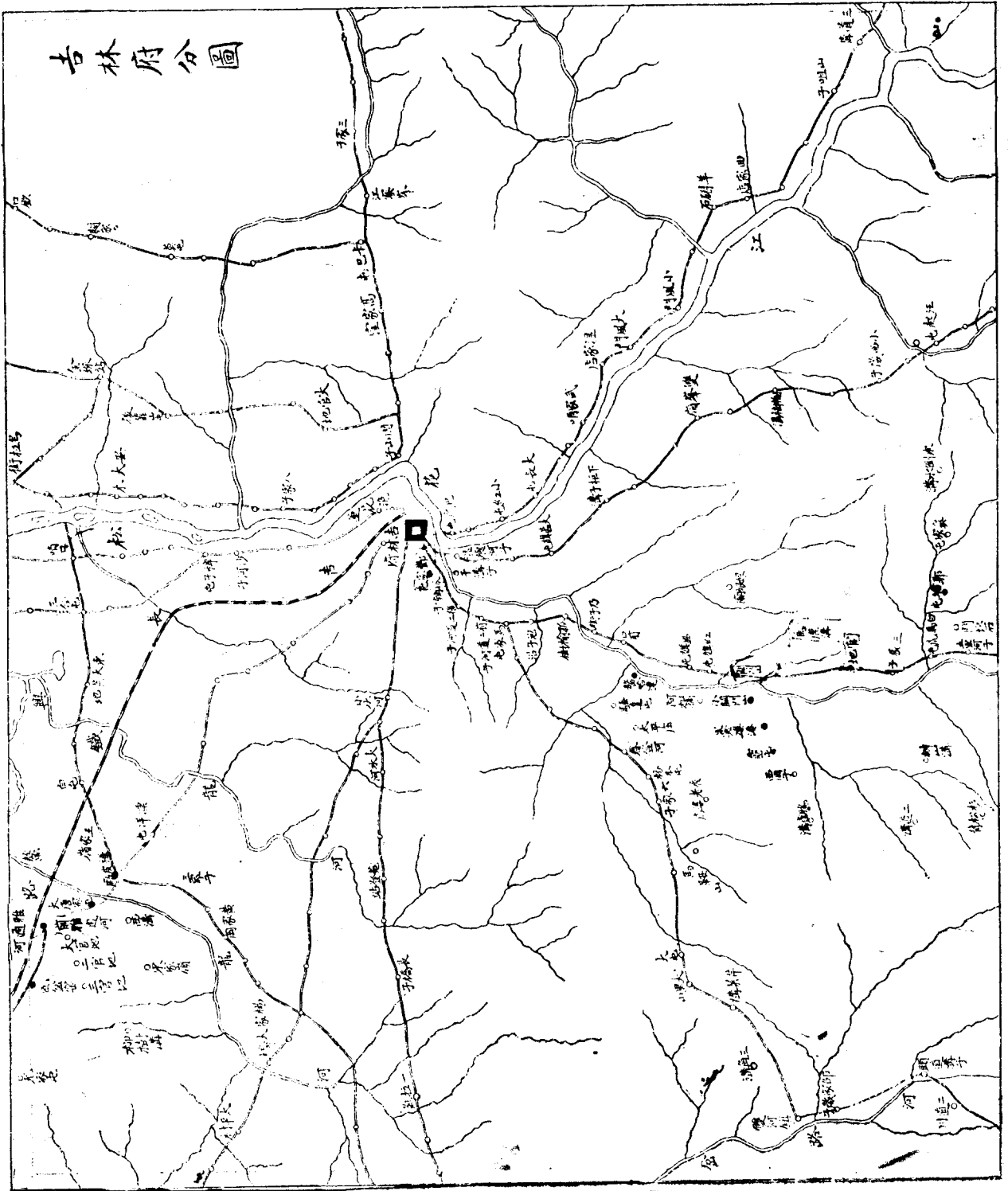
^㉔ 鈕祜祿家譜，冊 4，頁 3；清列朝后妃傳稿，傳上，頁 1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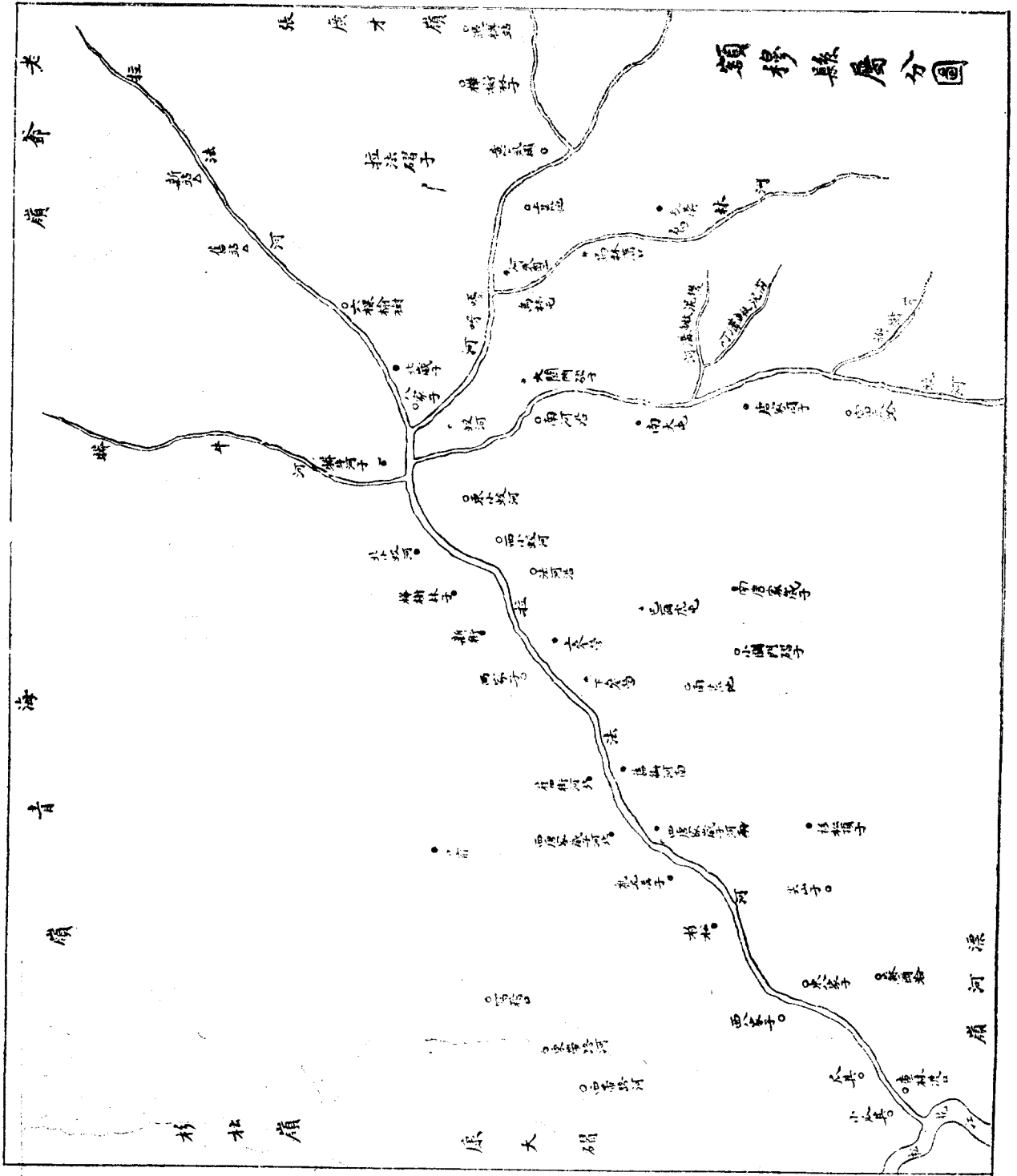
^㉕ 清國史館編，皇清名臣奏議（嘉慶年間刊本，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線裝書），卷 45，頁 12-13。

^㉖ 李喬，「八旗生計問題述略」，歷史檔案，1985 年，1 期，頁 92-93。

^㉗ 孔經緯，「清初至甲午戰前東北官田旗地的經營和民佃以及民地的發展」，歷史研究，1963 年，4 期，頁 80。

他察喇氏之地域分佈圖





褚拉庫，即鄰近朝鮮之瓦喇喀部所屬，在努爾哈齊時，族長羅屯率眾八百戶來歸，被編為二佐領，居住寧古塔一帶。在努爾哈齊與皇太極對明朝戰爭中，他塔喇氏族人並無立下輝煌戰功，未能從龍入關。至康熙十年吉林始設協領，派遣寧古塔七百名士兵移駐吉林，吉林他塔喇氏始遷祖貝楞額，隸屬鑲紅旗佈特哈牛余，居住離吉林城七十五里的大唐家屯，^④位於吉林省城西北，舊稱吉林為船廠，故他塔喇氏族人稱居住大唐家屯為廠北。

清朝移駐八旗兵丁在所駐之處給與地畝耕種，以便開墾荒地。每壯丁獲地十二晌（72畝），交倉石糧三十石。然而吉林地處邊陲，異常瘠苦，上等地畝可收糧一石，次地不過三斗，因此交糧大約占收成的一半。^⑤在這情況下貝楞額的子孫必須往他處發展，其長子倭尼堪一支遷往吉林城以東額穆縣屬的上江拉法溝，分居拉法河沿岸。次子額勒穆仍居住大唐家屯，不過額勒穆的曾孫第五代的烏西哩和札爾胡兩人亦分別遷到上江烏林屯、下參營。其他次支的族人也在第六、八、九、十二代陸續遷到上江。

他塔喇氏遷至額穆縣的有拉法河沿岸，分別居住在西唐威子、舊街、下參營；蛟河沿岸的南大屯；蟒牛河口的蟒牛河子屯；烏林河口的烏林屯。另外，次支的第七、九、十、十一代往南遷徙，有遷吉林城中及城南的郭瑤屯、官地、馬鹿溝、鄴家屯、大關門山、小關門山。從他塔喇氏所葬地點可以看出族人分佈各地人數，葬在廠北一帶男子人數有87人，城南的人數59人，上江拉法溝有283人。

此外，他塔喇氏亦有移駐黑龍江等地。移駐起因是在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後，清廷為鞏固邊防，遷徙寧古塔和吉林八旗軍至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城。康熙二十九年（1691）他塔喇氏有22人被派移駐齊齊哈爾，後來各世代逐漸分居城外的屯地，如大梅勒屯、昂昂氣屯、周家屯、珠爾金屯等十一個屯地。至二十世紀初，葬在齊齊哈爾的他塔喇氏男子共有152位。除此之外，他塔喇氏在康熙五十四年（1716），有兩人被撥往吉林三姓城駐防。雍正三年（1726），亦有兩人被派往阿勒楚喀駐防。嘉慶二十年（1816）吉林將軍富俊查勘雙城堡一帶土地肥沃，便挑選奉天、吉林閒散餘丁開墾荒地，給予牛具籽種試令承種，^⑥二十五年（1821），他塔喇氏有四人前往雙城堡開墾荒地。這些移駐阿勒楚喀和三姓的八旗士兵，與族人

^④ 他塔喇氏家譜，頁138。

^⑤ 長順修，吉林通志（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卷30，頁1；5；8。

^⑥ 吉林通志，卷2，頁16。

失去聯繫，修家譜時便未編入譜中。^{④⑤}

從他塔喇氏所居處地點來看，族人分佈地域相當廣，自康熙十年到清末大約兩百四十年間，居處地由大唐家屯一地增加為三十餘屯。造成他塔喇氏族人散居各地原因，一方面是清朝為加強邊地駐防，實行移旗就墾政策，令八旗人丁攜帶家口前往黑龍江開墾；另一方面是他塔喇氏族人自行開墾荒地，逐步擴大其土地範圍。不論是官方調遣或族人自動遷徙，都使他塔喇氏無法像南方家族般聚族而居，這或許也是家譜無法準確登記族人生卒年月的重要因素。

從鈕祜祿和他塔喇氏兩家族發展的歷史背景，瞭解清初政府遷徙旗人的標準。第一，社會地位高的鈕祜祿氏「從龍入關」後，定居北京城內；社會地位低的他塔喇氏，仍留居關外，隨著朝廷的邊防政策而移駐。此外，清朝對旗人的行動限制非常嚴格，規定：「東北地區百里為逃，京旗旗人不准擅自離城四十里，各省駐防八旗不准離城二十里。」^{④⑥}因此鈕祜祿氏入關後，定居北京城內，不得隨意遷徙。他塔喇氏移駐吉林後，猶可在吉林省的百里範圍內移徙和開墾。由於城居和屯居的活動範圍不同，所以鈕祜祿氏在北京城內聚族而居，他塔喇氏則無法聚族而居。

第二、清朝在軍事重地派八旗兵駐防，鈕祜祿氏被派駐防地點有開原、綏遠、黑龍江、拉林、密雲、涼州、寧古塔、伊犁、西安等地。他塔喇氏移駐地點大致在黑龍江和吉林兩省。雖然兩家族都有移駐人員，但朝廷撥調士兵並不及鈕祜祿氏地位顯赫的房支，如封公爵的遏必隆和凌柱之子孫皆無外調，而他塔喇氏則調撥紛紜，幾遍吉江兩省。^{④⑦}可見社會地位影響到家族成員的聚散。

三、兩個滿洲家族的人口研究

1. 鈕祜祿氏和他塔喇氏兩家譜中的人口資料

滿洲族譜對於個人生卒年月的記載相當少，鈕祜祿氏家譜也不例外。但它仍是臺灣目前所能找到的滿洲族譜中，記載生卒年數較多的，而且關於族人的功名情況記載頗詳，男子的婚姻對象也有所述及，族人的傳記資料尤其詳盡，因此以鈕祜祿氏家譜為資料，猶可粗略觀察其婚姻、生育及人口成長情況。

鈕祜祿氏家譜修於1799年，記載的世代自第一世至十七世，不過在第七代以前的資料不够清楚，原因可能是鈕祜祿氏在第七代以前少無滿洲文字，祖先姓名僅由

^{④⑤} 他塔喇氏家譜，頁 138。

^{④⑥} 李喬，「八旗生計問題述略」，頁 96。

^{④⑦} 他塔喇氏家譜，序例，頁 130。

口述。另外，鈕祜祿氏自第四代的薩爾都巴圖魯、第五代的阿靈阿巴顏陸續遷徙，最後定居英萼谷，與原先居住長白山的族人失去聯繫。最後修鈕祜祿家譜者僅記述額亦都近支族人。今就家譜上所記載的第一代開始迄十七代止，統計該族男子人數，列於表二。

表二 鈕祜祿氏家譜記載之男子人數表

世 代	男 子 人 數	卒年五十以上	卒年五十以下	生卒年不詳	夭 折
1	1			1	
2	1			1	
3	5			5	
4	2			2	
5	4			4	
6	2			2	
7	3	1		2	
8	21	4	4	7	6
9	41	11	16	13	1
10	89	41	29	19	
11	194	67	69	55	3
12	294	60	91	138	5
13	291	21	83	182	5
14	217	6	30	174	7
15	48		1	44	3
16	8			8	
17	1			1	
總 計 (%)	1222 (100.0)	211 (17.3)	323 (26.4)	658 (53.8)	30 (2.5)

資料來源：鈕祜祿氏家譜

說 明：夭折指十歲以下即死亡者

鈕祜祿氏家譜記載第一代祖先的年代大約始於明初，到十八世紀末為止，人口總共1,222位。有卒年資料的564人當中，卒於五十歲以上的有211人，卒年在五十歲以下有323人，夭折人數30位，其餘的658人大都是卒年不詳。族譜自十三代以後卒年資料不够詳細，一方面是因修譜時，族人尚存活；另一方面則是因清朝八旗駐

防政策，使鈕祜祿氏族人分散東北和西北各主要城鎮，久而久之失去連繫。

其次，討論鈕祜祿氏家族獲得世職、任官和當兵人數，列於表三。

表三 鈕祜祿氏第七代以後的人數及世襲、任官機會表

世 代	總 人 數	世 職	任 官	士 兵	其 他*
第 七 代	3	1	1		
第 八 代	21	6	10		
第 九 代	41	13	31		
第 十 代	89	24	51	8	13
第 十 一 代	194	23	64	39	37
第 十 二 代	294	19	53	85	48
第 十 三 代	291	17	35	92	41
第 十 四 代	217	8	10	58	16
第 十 五 代	48	3	2	12	1
總 計	1198	114	257	294	156

資料來源：鈕祜祿氏家譜；清代傳記資料叢刊

*包括獲得筆帖式、生員、監生等功名者

從表三可見鈕祜祿氏興盛時期大約在第十代至十三代，世職人數在第十代最多，任官人數以第十一代最多，筆帖式和生監人數以第十二代較多，至第十三代是當兵人數最多。這代表鈕祜祿氏家族勢力逐漸衰退過程，因世職地位最高，任官其次，生監層士紳再次，士兵地位最低。其主要原因是清盛世年間八旗人口劇增，但世襲和任官機會卻無相對的提高，鈕祜祿氏亦難免日趨衰退。

世職是透過軍功獲得，依照皇太極所定的「親定功臣襲職例」，將士臨陣率先攻克城池功大者，世襲罔替。^⑤鈕祜祿氏由於額亦都及其子孫勇武作戰，獲得七個世職機會。第九世的凌柱被封一等公，准襲兩次。另外，額亦都軍功所得屬人甚眾，編為九佐領，加上凌柱共成十佐領，其子孫世相承襲。^⑥世職享有經濟上的特權，在清入關前並無俸給制度，而是按世職高低分配戰爭擄獲和土地。入關後則按世職品級支給俸銀、俸米。其次，世職者享有優免壯丁的官糧和差役。^⑦另外，世

⑤ 太宗實錄，卷9，頁9-10。

⑥ 鄂爾泰等，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卷3，頁25-28。

⑦ 張晉藩、郭成康，清入關前國家法律制度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頁455。

職者的政治特權可由鈕祜祿氏獲得官位比例看出來，從努爾哈齊時代到嘉慶三年，鈕祜祿氏承襲世職人數共114位，其中104位襲職者皆兼有官職，只有十位勳舊佐領不兼官職。

鈕祜祿氏任官九品以上的人數共 257 位，其獲得官位的三種途徑，第一是由前述世職享有政治特權而來；第二由兵丁在戰場立功陞為武官；第三是由科舉考試。據八旗通志記載：「國制滿洲授官，由科目，由官蔭，由貢監生員，由官學生俊秀。」⁵⁴鈕祜祿氏考取各衙門中的筆帖式、蔭生、生監的人數共 156 位，約占總人數的12.77%。

鈕祜祿氏當士兵人數共 294 人，占總人口的 24.06%。通常男子在十六歲成丁時，即要入伍從軍。清朝發給兵丁的糧餉，依康熙初年的規定是前鋒、護軍、領催給銀四兩、甲兵月給餉銀二兩。餉米自每年四十六斛，至二十二斛不等。另外，出征時還可領到一份行糧，大約為餉銀之半，每二名月支米一斛。除此之外，兵丁每年還有五晌地（一晌為六畝）的地租收入。八旗兵丁的收入大約等於七、八品官的俸祿，生活寬裕。⁵⁵鈕祜祿家族當兵和武官的人數，超過家族總數的三分之一，比八旗制度「三丁抽一」制更多。⁵⁶可見鈕祜祿家族際遇較其他家族優厚。

總之，鈕祜祿家族獲得世職、任官、科舉，和從軍人數占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堪稱為權貴家族。

吉林他塔喇氏家譜大約修於光緒三十三年，共有十五代。他塔喇氏自始遷祖貝楞額，居住在吉林城北的大唐家屯。自康熙初迄清末從事開墾生理，人口繁衍達上千人。不過，他塔喇氏家譜對族人的生卒年記載並不齊全，男性中有生年資料的共 523 人，占總人數的47.28%；有卒年記錄的僅 171 位占15.46%。婚入女子人數829 人，占40.05%；有卒年記載的人數是142人，占17.13%。這些生卒資料不齊全對人口統計相當不利，但在目前未發現更理想的族譜之前，勉強拿來和鈕祜祿家族做比較，原因是他塔喇氏在清代的社會地位始終不高，在兩百多年歷史中當官人數僅 31 人，大都是品級較低的武官、佐領等。當兵人數有 128 位，比八旗制度規定「三丁抽一」的比例更少。筆帖式及雜佐等職共17人。這些領取朝廷俸餉的人數占全部人口的16%左右，比起鈕祜祿氏少很多。他塔喇氏之歷代人數及任官、當兵人數列

⁵⁴ 八旗通志初集，卷 43，頁 809。

⁵⁵ 鄭川水，「論清朝的旗餉政策及其影響」，遼寧大學學報，1985 年，2 期，頁 77-78；陳佳華，「八旗兵餉試析」，民族研究，1985 年，2 期，頁 63-71。

⁵⁶ 八旗通志初集，卷 26，頁 490。

於表四。

表四 他塔喇氏各代的人數及任官機會

世 代	1.人 數	2.任 官	3.士 兵	4.其 他*	2+3+4項	%
第一代	1					
第二代	2					
第三代	3					
第四代	4			1	1	25.0
第五代	12	1	2	1	4	33.3
第六代	35	4	5	1	10	28.6
第七代	66	2	2	3	7	10.6
第八代	98	3	6	1	10	10.2
第九代	155	2	5	1	8	5.2
第十代	164	4	8		12	7.3
第十一代	198	7	34	3	44	22.2
第十二代	201	3	45	4	52	25.9
第十三代	135	4	17		21	15.6
第十四代	32	1	4	2	7	21.9
總 計	1106	31	128	17	176	15.9
(%)	(100.0)	(2.8)	(11.6)	(1.5)	(15.9)	

資料來源：他塔喇氏家譜

*包括獲得誥贈、筆帖式、生員、監生等功名者

由兩個社會背景不同的家族可以看出其任官機會的差異。從當兵人數來看，鈕祜祿氏當兵人數比他塔喇氏多兩倍以上，選任武官的機會自然提高。至於滿洲人進身之階的筆帖式，鈕祜祿氏的人數也比他塔喇氏多九倍。可見滿洲社會階層之明顯。吉林通志上也說：「東三省兵丁分城居、屯居，城居多係世族，屯居半屬寒微。」^⑤

2. 婚姻現象與生育率

從學者對中國家族婚姻的研究中可知，仕宦之家男子婚姻次數較平民高。鈕祜祿家族亦不例外，從表五可看出男子再婚率為19.92%，三次結婚率為18.87%。其

^⑤ 吉林通志，卷4，頁5。

中以第十代到十三代續絃人數最多，這也是鈕祜祿氏的興盛時期。至於納妾率則因族譜記載不齊，只有兩位，故本文討論再婚率問題並不包括納妾。

表五 鈕祜祿氏婚入女子人數表

世代	男子人數	元配	繼室	二繼	三繼	四繼	未婚	婚姻不詳
1	1	1						
2	1	1						
3	5	1						4
4	2	1						1
5	4	2						2
6	2	2						
7	3	3	1	1	1	1		
8	21	15	1	1				6
9	41	37	3				4	
10	89	85	23	4			4	
11	194	173	39	6	4		7	14
12	294	209	47	11	2		28	57
13	291	178	35	7			25	88
14	217	74	9				5	138
15	48	8					1	39
16	8	8	1					
17	1							1
總計	1222	798	159	30	7	1	74	350

鈕祜祿氏婚姻情況，在1222人中，娶妻人數有798人，占65.3%，未婚有74人，占6%。然未婚人數中只有六人年齡超過五十歲，其餘大多在適婚年齡過世，因此可見鈕祜祿氏和漢人家族一樣，結婚的比例很高。在未婚男子中，士兵身份者居多數，他們大多在十五至三十歲中去世，顯示戰爭對生命的威脅。

他塔喇氏的婚姻狀況是：未婚者有327人，占29.51%；已婚738人，占70.49%。其中未婚者大多卒年不詳，很難瞭解他們未婚的理由。而在已婚者中，繼娶的人數有38人，占5%。由此可見平民家庭再婚的比例並不高。雖然他塔喇氏家譜中

記載：「一無後爲大不孝，如嫡室艱於生育，不妨選置側室以冀嗣音。」^⑧族規上明定族人無嗣可以娶妾，但或許是經濟上的問題，使得該家族中納妾或繼娶人數不多。

其次，討論兩家族的生育率。鈕祜祿氏族譜和大多數族譜一樣，只記載生子人數，至於女子方面除非是選入宮廷爲后妃，否則不予登記，故計算生育率並不包括生女人數。表六是鈕祜祿男性總生子率，按年輪組區分，男子年齡別生男率分三個年輪組：1650~1699年，1700~1749年，1750~1799年，總生子率分別是3.98; 2.86; 2.78。第一個年輪組總生男數最高，是與父親獲得世襲和官位機會成正比，其後兩個年輪組的生男數則逐漸下降，見表六。妻室的年齡別生育率列於表七，分兩個年輪組：1650~1699年，1700~1749的總生子率爲2.59; 2.55。由於鈕祜祿氏男子再婚的比例較高，所以造成夫妻間總生子率的差異。

表六 鈕祜祿氏男性之年齡生子率及總生子率 (1600~1749)

年 齡 別	父 親 人 數	存 留 人 年 數	生 子 數	年 齡 別 生 子 率
15~20	319	1595	61	0.0382
20~24	317	1585	127	0.0801
25~29	299	1495	145	0.097
30~34	279	1395	153	0.1097
35~39	249	1245	97	0.0779
40~44	221	1105	66	0.0597
45~49	171	855	39	0.0456
50~54	129	645	22	0.0341
55~59	83	415	12	0.0289
60+	83	415	8	0.0192
總生子率				2.953

說明：年齡別生子率=年齡別內所生子數÷年齡別內存留人數

總生子數=年齡別生子率 * 5

至於生子率的年齡型態上，鈕祜祿氏男子的生男率的高峰是在30~34歲的年齡級，其妻室的生男率高峰在25~29歲的年齡級。在高峰前後的年齡別生子率也多接

⑧ 他塔喇氏家譜，家訓篇，頁130。

表七 鈕祜祿氏婦女之年齡生子率及總生子率表 (1650~1749)

年 齡 別	母 親 人 數	存 留 人 年 數	生 子 數	年 齡 別 生 子 率
15~20	411	2055	87	0.0423
20~24	401	2005	192	0.0958
25~29	381	1905	219	0.1150
30~34	346	1730	189	0.1092
35~39	296	1480	121	0.0818
40~44	250	1250	59	0.0472
45~49	218	1090	23	0.0211
總生子率				2.562

近峰值，形成寬廣的峰勢，此與劉翠溶教授所研究的各家族生育型態相似。^⑨

為了探討無生卒記載者的生育率，遂依照世代來區分，所得結果列於表九。

表八 鈕祜祿氏男子生子人數表

世代	N=0	N=1	N=2	N=3	N=4	N=5	N=6	N=7	N=8	N=10	N=14	N=17	不詳
1		1											
2						1							
3			1										4
4					1								
5			1										
6			1										
7		1		1								1	
8	2	2	7		2	1		2					
9	9	9	5	6	6	1	2				1		
10	18	15	16	9	11	8	2	2	1				
11	20	54	46	17	11	2	1	1	1	1			9
12	38	84	29	22	6	7	3	1					16
13	43	73	30	11	7	2	2						32
14	23	28	5	2									18
15	2	2	2	1									1
16		1											
總人數	155	270	143	69	44	22	10	6	2	1	1	1	80
總子數		270	286	207	176	110	60	42	16	10	14	17	

⑨ 劉翠溶教授認為：這種寬廣的生育曲線的型態，反映的是沒有實行生育控制的自然生育率。見「明清家族的婚姻型態與生育率」，中國近世社會文化史國際研討會宣讀論文（1990），頁6。

表八中N代表結婚男子的人數，等於家庭數共 798 位，其中結婚無子的人數共 155人，占19.42%，大約五個人中有一人無子。若按照漢人習俗，無子嗣或由族人中過繼子嗣；或找外姓子嗣過繼；或將女子招贅。然鈕祜祿氏除兄弟間過繼子嗣外，未有外姓養子和招贅婚。清朝為防犯漢人冒旗籍領取兵餉，嚴格執行官兵報戶口的措施，所以外姓的漢人不易混入滿洲家族中，這可能間接影響滿洲人口的成長。⑥在這些家庭中仍以生子一人居多，大約占三分之一，尤其是以士兵家庭最多。可能是一方面士兵經常出征或調外地駐防，影響生育率；另一方面士兵收入較有限，然他們是否有節育或溺嬰的行為，目前尚無史料佐證。

他塔喇氏在生育人數方面，僅利用1800至1899年間的資料來觀察，因為這段期間的生卒記錄較詳細，在這期間有生卒記錄的男子有 149 人，其中結婚無子人數有 50位，占33.56%，無子比例算很高。另外 99 位有生子，其年齡別生育率列於表九，總生子率為2.373。婦女人數共124位，其中40人沒生小孩，平均每人總生子率為 2.065。由他塔喇氏男性與婦女的生育情形和鈕祜祿氏做比較，發現他塔喇氏總生子數比鈕祜祿氏低，可見社會地位和經濟條件對生育率的影響。

表九 他塔喇氏之年齡別生子率表 (1800~1899)

年 齡 別	父親人數	存留人年數	生子數	年齡別生男率	母親人數	存留人年數	生子數	年齡別生男率
15~20	99	495	13	0.02626	83	415	20	0.0482
20~24	96	480	30	0.0625	79	395	46	0.1165
25~29	92	460	39	0.0848	73	365	31	0.08493
30~34	89	445	34	0.0764	69	345	31	0.08986
35~39	81	405	29	0.08395	59	295	16	0.05424
40~44	71	355	17	0.04789	52	260	5	0.01923
45~49	60	300	11	0.03667				
50~54	48	240	5	0.02083				
55~59	34	170	4	0.02353				
60+	34	170	2	0.01176				
總生子率				2.373	2.0645			

他塔喇氏男子的生育高峰是在25~29歲的年齡級，其妻室的在20~24歲的年齡

⑥ 李喬，「八旗生計問題述略」，頁 94。

級，依照表九數據可發現他塔喇的婦女在35~39年齡別的生育率下降，最後一胎的生育是在四十五歲以前。這結果與李中清教授等研究遼寧漢軍旗的婦女生育相比較，據他指出遼寧漢軍期已婚婦女最後一胎的生育平均年齡只有三十五歲，李教授認為這可能是漢軍旗人實行生育控制。^⑩而本文所列舉的兩個滿洲家族則趨向自然生育的型態。

由於鈕祜祿氏與他塔喇氏兩家族所居住的環境有明顯的不同，前者是居住北京城中；後者住吉林城外的屯莊，以務農維生，所以兩家族的生育有的季節性會產生差異。表十中所列鈕祜祿氏男子及其妻室共一千七百餘位，將每月出生人數化為百分比，按月加以平均百分比皆為 8.33，再以每月平均除 8.33 乘 100，得到季節指數。^⑪鈕祜祿家族男子出生的季節高峰在八、九、十、十一，其妻室的出生的季節性亦大致相符合。至於出生指數最低的月份是十二月，同時他塔喇氏在這月份出

表十 鈕祜祿氏的生育季節表

鈕祜祿氏男子				鈕祜祿氏妻室			
月份	人數	%	指數	人數	%	指數	受胎月
1	93	9.1	109.24	59	7.95	95.44	4
2	76	7.44	98.32	50	6.74	80.91	5
3	85	8.32	99.88	55	7.41	88.96	6
4	70	6.85	82.23	67	9.03	108.40	7
5	75	7.34	88.12	51	6.87	82.47	8
6	88	8.61	103.36	57	7.68	92.20	9
7	78	7.63	91.60	57	7.68	92.20	10
8	96	9.39	112.73	67	9.03	108.40	11
9	95	9.3	111.65	76	10.24	122.93	12
10	97	9.49	113.93	61	8.22	98.68	1
11	101	9.88	118.61	80	10.78	129.41	2
12	68	6.65	79.83	62	8.36	100.36	3
總計	1022			742			

⑩ 李中清，「一七七二至一八七三年間奉天地區糧價與人口變化」，收入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研院經研所，1989），頁 513-514。

⑪ 劉翠蓉，「生育和死亡的季節性：明清家族的例證」，第六屆亞洲族譜學術研討會宣讀論文，頁 5。

生的人數也不高，可能是受到氣候的影響。

不過他塔喇氏出生指數最低的季節在五、六、七、八月，這正是東北地區農忙季節，見表十一。吉林通志記載：「三月播種，八月穫刈。三月之前，地凍未開，八月以後隕霜殺草于相與濼場時，不過四月有餘。」^③關於傳統農業社會生育受到農耕季節的影響，在李中清教授的遼寧道義漢軍旗人的研究一文亦指出：出生指數高峰在二、三月，避開農忙季節。基於耕作的因素，導致他塔喇氏與道義地區的出生季節型態有相似之處。^④然而對於城居為主的鈕祜祿氏，生育季節則比較看不出明顯變化，由此看出滿洲家族城居和鄉居的生育季節差異。

表十一 他塔喇氏的生育季節

他塔喇氏男子				他塔喇氏妻室			
月份	人數	%	指數	人數	%	指數	受胎月
1	41	10.25	123.05	17	8.29	99.52	4
2	33	8.25	99.04	18	8.78	105.4	5
3	52	13.0	156.06	33	16.1	193.27	6
4	31	7.75	93.04	23	11.21	134.57	7
5	23	5.75	69.03	11	5.37	64.47	8
6	16	4.0	48.02	10	4.88	58.58	9
7	31	7.75	93.04	4	1.95	23.09	10
8	29	7.25	87.03	20	9.76	117.17	11
9	32	8.0	96.04	20	9.76	117.17	12
10	33	8.25	99.04	18	8.78	105.4	1
11	46	11.5	138.06	21	10.24	122.93	2
12	33	8.25	99.04	10	4.88	58.58	3
總計	400			205			

3. 死亡率

鈕祜祿家族在死亡率的估計，是將所觀察1600至1749年間出生的男子，分成三

^③ 吉林通志，卷 27，頁 16。

^④ James Lee & Robert Y. Eng. "Population and Family History in Eighteen Century Manchuria: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Daoyi, 1774-1798," p. 14.

個年輪組，編列生命表 (LIFE TABLE)。但由於編算生命表必須用到生卒年的記載，而鈕祜祿氏男子中生卒年記載完整的只有339人，占總人數27.74%。故祇就這些人的資料進行死亡率的估計。表十二為鈕祜祿男子生命表之觀察人數 (N)，及十二歲以上之壽命預期(e_x^o)兩項。在前兩個年輪組的壽命預期大概與中國北方一些家族的相近，第三個年輪組則降低五、六歲之多，可能是受到經濟環境改變影響。

進一步探討這些生卒年齊全者的身份地位時，可發現他們大都是擁文、武職銜，然為何鈕祜祿氏有功名者的壽命預期不比平常人高？由前節所述之武職官員征戰傷亡可能是部份原因。另外，該族譜中記載四十餘位「因疾告退」、「因疾未仕」、「因殘疾告休」等。這似乎反映出他們身體狀況不佳，對壽命多少有影響。

表十二 鈕祜祿氏男子之壽命預期表 (1600~1749)

年輪組 年齡別	1600~1649		1650~1699		1700~1749		1600~1749	
	N	e_x^o	N	e_x^o	N	e_x	N	e_x^o
20~24	1	32.65	2	34.59	7	27.99	9	30.66
25~29	6	29.80	7	30.45	16	24.32	29	26.88
30~34	1	26.94	9	26.56	19	20.97	29	23.37
35~39	1	24.10	11	22.93	16	17.94	28	20.15
40~44	3	21.31	7	19.60	21	15.24	31	17.23
45~49	2	18.59	15	16.59	25	12.88	42	14.61
50~54	1	15.96	13	13.90	22	10.83	36	12.29
55~59	2	13.46	17	11.53	27	9.09	46	10.27
60~64	3	11.11	16	9.48	11	7.62	30	8.53
65~69	3	8.92	11	7.71	10	6.40	24	7.03
70~74	1	6.94	9	6.21	7	5.39	17	5.76
75~79	1	5.18	7	4.92	2	4.53	10	4.67
80+	1	3.76	5	3.74	2	3.73	8	3.73

鈕祜祿氏族譜中記載將近一千名妻室資料，可惜大都缺生卒年，今僅就生卒年齊全的 281 位編算生命表，列於表十三。從表十三可看出兩個年輪組之壽命預期差距甚大，而且第二個年輪組比同期男子之壽命預期低，說明鈕祜祿氏繼娶比例高是與妻室死亡率有關。過去，劉翠溶教授曾研究河北三個家族，發現宛平王氏婚入女子死亡率高其他兩家，「就年滿二十之平均餘命來看，王氏為 27.76。」就社會背

景而言，王氏之元配與繼室亦多來自父祖有官銜或功名的家庭。^⑤鈕祜祿氏之妻室之社會背景與王氏相仿，而兩家族婚入女子死亡率都偏高，是否導因於傳統禮教家庭對女子管制嚴格，此一問題尚待研究。

表十三 鈕祜祿氏婦女之壽命預期表 (1650~1749)

年 齡 別	1650~1699		1700~1749		1650~1749	
	N	ex	N	ex	N	ex
20~24	7	36.63	13	26.46	20	29.59
25~29	5	34.37	23	24.40	28	27.82
30~34	5	31.74	31	22.25	36	25.74
35~39	7	28.87	24	20.06	31	23.45
40~44	9	25.84	18	17.86	27	21.01
45~49	4	22.74	6	15.68	10	18.50
50~54	5	19.62	14	13.54	19	15.98
55~59	6	16.54	13	11.48	19	13.49
60~64	6	13.55	18	9.52	24	11.08
65~69	8	11.72	9	7.70	17	8.81
70~74	15	8.09	11	6.04	26	6.73
75~79	8	5.75	5	4.62	13	4.94
80+	9	3.80	2	3.74	11	3.75

由於他塔喇氏家譜所記錄的半年資料相當有限，在此僅就十九世紀出生的人數做壽命預期之統計，所得結果列於表十四。從表上約略可看出他塔喇氏婦女的壽命預期較男子高，這也說明他塔喇氏繼娶人數不多的原因。

鈕祜祿氏和他塔喇氏兩家族都居住在天氣較寒冷的北方，所以利用其卒年的月份，可以估計兩家族的死亡的季節性。但他塔喇氏有卒月記載的人數只有 238 人，人數太少所得結果可能意義不大，故就鈕祜祿氏一家做統計，其家譜中有卒年記載的男子及配偶人數共 929 人，其各個月份死亡的人數和百分比例於表十五。據表中數值顯示鈕祜祿氏家族中的男性，死亡率最高的季節在春天三月，此與近世英國的情形相類似。^⑥其次是八九月天氣轉涼之際。至於婦女的死亡季節也有相似之處，

^⑤ 劉翠濤，「河北三家族的人口特徵」，頁 96-97。

^⑥ Wrigley, E. A., and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1981), pp. 295-298.

表十四 他塔喇氏之壽命預期表 (1800~1899)

年 齡 別	年 輪 組		男子1800~1899		婦女1800~1899	
	N	e_x^m	N	e_x^f		
20~24	11	31.22	12	32.70		
25~29	12	28.34	11	30.37		
30~34	6	25.49	7	27.80		
35~39	11	22.69	18	25.07		
40~44	21	19.95	8	22.25		
45~49	11	17.31	9	19.39		
50~54	13	14.79	15	16.56		
55~59	20	12.40	11	13.81		
60~64	8	10.17	9	11.18		
65~69	12	8.13	12	8.72		
70~74	13	6.30	26	6.52		
75~79	5	4.75	4	4.67		
80+	5	3.74	4	3.75		

資料來源：吉林他塔喇氏家譜

只不過是在九月的死亡人數比例最高。從整個家族看起來，鈕祜祿氏在天氣溫暖或炎熱死亡率較嚴冬高，可能溫暖氣候細菌易於滋生，傳染病較多。同時，在鈕祜祿家譜中記載一些到雲南和四川征戰的士兵「病故於營」，或許也表示對南方氣候適應不良之故。

5. 人口成長

由於鈕祜祿家譜中死亡日期的記載不齊全，因此要估計某年的人口數是以生命表中各年齡別存活率 (survival rate) 乘每五年出生的男子人數。由估計人數可計算每年成長率，見圖一。又以鈕祜祿氏男子年齡別生育率和死亡率計算真實成長率，所得結果真實成長率為0.69%，比一般南方漢人家族的人口成長率略低。據劉翠溶教授研究指出：明清時期長江下游地區的人口成長率大致是維持在每年百分之一的程度。^⑦其原因可能是以軍職為業影響生育。若從鈕祜祿氏男性人口來看，自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末，有一段由低而高的斜坡，表示家族人口從少到多的變化。

⑦ 劉翠溶，「明清時期長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例人口動態」，頁 826-827。

表十五 鈕祜祿氏各月份死亡的人數和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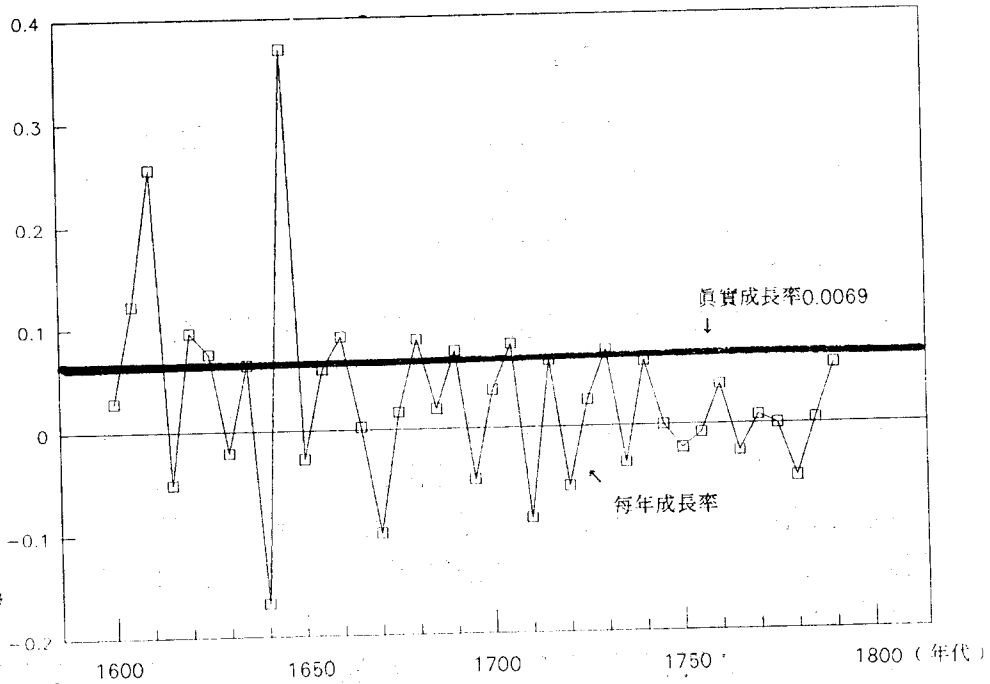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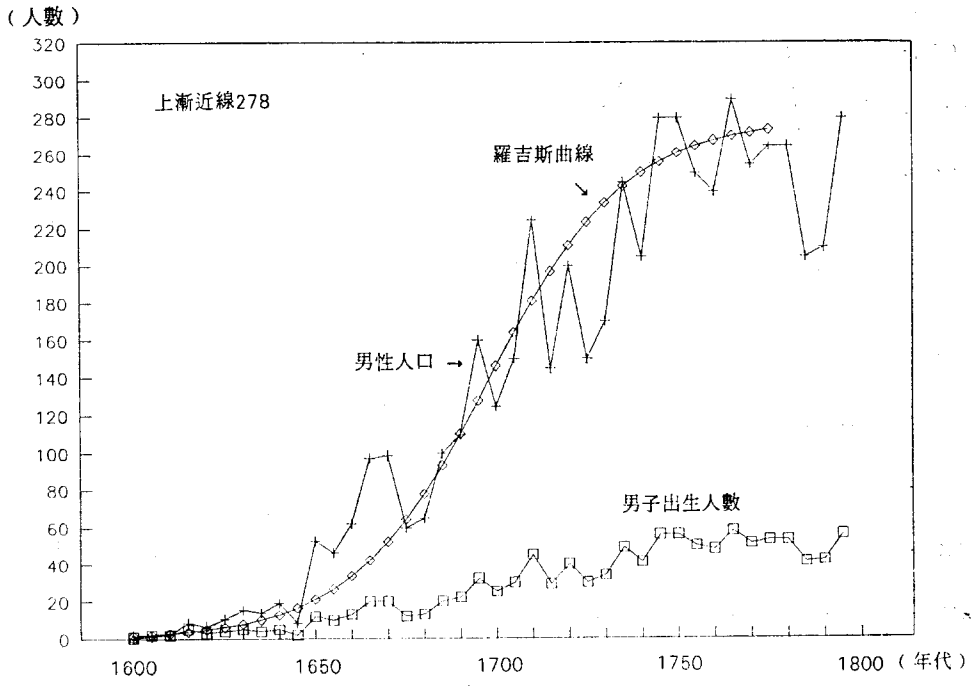
月 份	鈕祜祿氏男性		鈕祜祿氏婦女	
	人 數	%	人 數	%
1	37	7.54	30	6.85
2	26	5.30	32	7.31
3	56	11.41	42	9.59
4	45	9.16	37	8.45
5	49	9.98	47	10.73
6	49	9.98	39	8.90
7	41	8.35	45	10.27
8	53	10.79	32	7.31
9	45	9.17	49	11.12
10	42	8.55	28	6.39
11	24	4.89	26	5.94
12	24	4.89	31	7.08
總數	491		438	

其變化的速度可由每年成長率曲線印證，前段的變化較後段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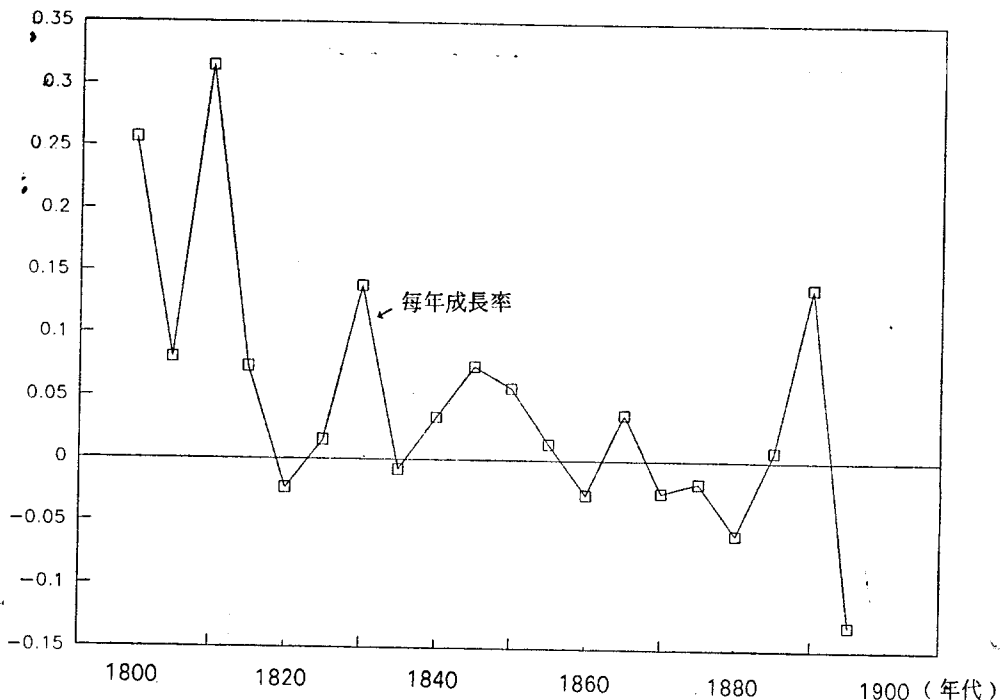
在男性人口曲線上昇的斜坡這段「興盛期間」，^⑧與羅吉斯曲線相吻合，可見鈕祜祿氏和其他家族一樣來，家族人口成長過程循著由快而慢的法則進行，至於「興盛期間」的高峰落在1760年，趨近羅吉斯曲線的上漸近線值（ $k=278$ ）。此亦表示該家族在十八世紀中葉已逐漸接近一個成長週期的高峰。

他塔喇氏主要是該氏家譜生卒年記載不詳，所以只能就十九世紀的資料，計算每年成長率，見圖二。由圖二也可看出他塔喇家族人口成長的形態是由快而慢。至於其他男性人口曲線、羅吉斯曲線、真實成長率等數值，皆因資料不齊全而無法計算。

^⑧ 劉翠溶，「明清時期長江下游若干家族的例人口動態」，頁825。



圖一 鈕祜祿氏男子人口成長率



圖二 他塔喇氏男子每年成長率

四、結 論

本文就鈕祜祿氏和他塔喇氏探討其人口增殖結果，鈕祜祿家族自十五世紀迄十八世紀末的人口數，總共一千二百餘人。他塔喇氏則從十七世紀中葉到二十世紀初，共繁衍一千餘人。兩家族在居住處所不同，社會地位明顯差異的情況下，人口發展形態有以下不同：

第一、清政府對旗人的行動限制非常嚴格，規定：「東北地區百里爲逃，京旗旗人不准擅自離城四十里，各省駐防八旗不准離城二十里。」因此鈕祜祿氏隨清朝入關後，定居北京城內，不得隨意遷徙。他塔喇氏移駐東北吉林後，猶能以百里爲範圍移徙和開墾。由於城居和屯居的活動範圍不同，所以鈕祜祿氏在京城內聚族而居，他塔喇氏則不是聚族而居。從八旗旗兵駐防政策來看，鈕祜祿氏被派往駐防的人數比他塔喇氏少，且鈕祜祿氏顯赫房支之子孫皆免於外調，可見社會地位影響到家族成員聚散。

第二，兩個家族在清代的社會地位始終懸殊，是清朝政府對權貴和寒素家族的等差待遇造成的。八旗的兵制規定每牛余滿洲，三人中許一人披甲。對鈕祜祿家族

來說，族人被徵調的比例高於三分之一；而他塔喇氏則遠少於三分之一的比例。另外，滿洲人被選任文官的進身之階是筆帖式，鈕祜祿氏獲選的機會亦大於他塔喇氏。又鈕祜祿氏擁有八個世職和十個世襲佐領的職位，更是他塔喇氏無可比擬。由此可知，清代滿洲人的階級相當分明。

第三、就兩家族的人口現象，鈕祜祿家族繼娶的比例將近百分之二十，他塔喇氏只有百分之五，此顯示滿洲貴族家庭與平民家庭在結婚次數上的差異。在生育方面，按滿洲人盛行早婚及娶長婦的習俗，一般在十三、四歲左右結婚，必娶十七、八歲的女子。早婚的理由是男子十六歲成丁，即要入伍從征。^⑨從兩家族生育情況看來，早婚並不見得「早生貴子」，因為他們在第一個年齡別15~19歲的生育率都偏低。鈕祜祿氏男子的生男率的高峰是在30~34歲的年齡級，其妻室的生男率高峰在25~29歲的年齡級。他塔喇氏男子的則是在25~29歲的年齡級，其妻室的在20~24歲的年齡級。至於生育的季節性方面，鈕祜祿擁有萬畝以上的莊園，土地交由奴僕耕種，收取實物租等，屬於城居地主，生育不受農忙季節影響。他塔喇氏出生指數最低的季節在五、六、七、八月，這正是東北地區農忙季節，其生育受到農耕季節的影響。

第四、兩家族的總生子率，鈕祜祿氏高於他塔喇氏，前者平均總生子率為2.95，後者為2.37。造成生育率的差異是因鈕祜祿氏擁有世職和官位的男性續絃機會大，故生子比率跟著提高。不過鈕祜祿氏的族人地位等差明顯，生育率高的人數只佔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一只生一男，還有五分之一的人未生育。這些生育率低或不生育的家庭大多數是當兵和閒散人口，士兵經常出征或調外地駐防，影響生育率，閒散人口不事生產，要養家餬口並非易事。他塔喇氏以耕農維生的人口居多，家族成員生育情形並無顯著差異。

第五、兩家族的死亡率方面，鈕祜祿氏家族中的男性，死亡率最高的季節在春天三月，其次是八九月天氣轉涼之際。至於婦女的死亡季節也有相似之處。整個家族看起來，鈕祜祿氏在天氣溫暖或炎熱季節較嚴冬死亡率高，可能溫暖時節傳染病較多。他塔喇氏因家譜上記載卒年人數過少而未加以統計，不過其家譜中提到宣統元年的六月東北發生水災，淹死族人十二人。此外，鈕祜祿氏的成員以士兵居多，佔全族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往往在年輕力壯時被派至戰場，死傷人數多達三、四十人，影響其結婚和生子機率。且有近七十位士兵在適婚年齡過世，約在十五至三

^⑨ 楊英杰，「滿族婚姻習俗源流述略」，民族研究，1987年，5期，頁51。

十歲間，顯示戰爭對生命的威脅。他塔喇氏在戰爭所損傷人數較少，在咸豐到同治年間，參加太平天國等戰役，死亡人數有十一人。

第六、鈕祜祿氏男子每年成長率為0.69%，比長江下游地區的人口成長率約每年百之一的低，其原因是男子十六歲成丁，即入伍從征，按照「三丁抽一」的制度，家族中有三分之一人口長期在外征戰，或有死傷，影響人口的繁殖。

總之，清朝政府刻意製造滿洲社會的貴賤等差，卻又因內部統治與周邊民族的征服，戰爭持續多年，徵調大批滿洲人丁，特別是權貴家族死傷人數居多，影響其人口的繁衍。